

257

56

223

L'ordinateur du  
PARADIS

Benoît  
Duteurtre

非外借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Benoît Duteurtre

L'ORDINATEUR  
DU  
PARADIS

天堂的电脑

〔法〕伯努瓦·迪特尔特

著

龙云

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的电脑/(法)伯努瓦·迪特尔特著;  
龙云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9.12  
ISBN 978-7-5327-8270-3

I. ①天… II. ①伯… ②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70621号

Benoît Duteurtre

*L'ORDINATEUR DU PARADIS*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2014年法文版译出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2014

All rights reserved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09-2015-1098号

天堂的电脑

*L'ordinateur du paradis*

[法]伯努瓦·迪特尔特 著

龙云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缪伶超

装帧设计 董茹嘉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2 字数 77,000

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8270-3/I·5071

定价: 35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59404766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天堂之门 .....  | 1   |
| 二 语句 .....    | 19  |
| 三 炼狱咖啡馆 ..... | 83  |
| 四 “大乱套” ..... | 101 |
| 五 地狱列车 .....  | 163 |

## 一 天堂之门



这个让我们百般焦虑的恐怖时刻，我倒觉得像是种解脱。上一秒，我还是一具摔伤的躯体，直挺挺的，一门心思只想着摆脱痛苦。我冥顽不化的肉体，正在与意志较劲：预设好的生理组织还在垂死挣扎，徒劳无益地延续，延续……就算在劫难逃，一了百了，那也得让生命机器延续肉体的苦痛……直到降福时刻，一切都撒手，斗胆说一句，我感觉自己涅槃重生。因为，突然，我的存在如释重负，我的意识踏上了惊异的发现之旅：既非欣悦，亦非惊惧；与“后死亡生活”的惯常描述相比，着实平淡无奇。

苏醒时留下的最初印象，是一间等候大厅：空间轩敞，毫无魅力，橙色的塑料座椅，一把连着一把，一行接着一行，旁边摆着三盆绿植，仿真合成的枝叶向四面伸展。墙上贴着几张超级摩登的海滨度假城市的海报，有恢弘的酒店、人工岛屿、帆船、小木屋，木屋前的金色沙滩上写着几个大字：“赢取天堂的门票”。

有一刻，我心想，这是恶作剧呢，还是我真的身处天堂门口？名闻遐迩的天堂之城，我的基督教育早已注定我来到这里——除非

我按图索骥先进入炼狱。至于地狱，我从来就不相信。七十年代，教理问答也旁敲侧击地告诉我们，这不过是唬人的骗局。跟随时代旋律，“我们都会去天堂”，在香气氤氲的烟雾中，我们身着花衬衫，曾经信口唱起这首名歌。只有少数几个恶魔，才有可能被投入永恒的火焰。对于希特勒及其党羽，我们准备弄点特殊惩罚。而且还有……我们可以想象，他们最后也加入了天使唱诗班，在那里，他们的天资已然愚钝，只得歇菜。这类问题曾让十来岁的我辗转难眠。至于其他人，作为欧洲年轻人，我的性情深受“现实政治”的启迪，真不知道该以什么名义来拒绝他的救赎。

然而，我刚刚苏醒的这个地方，既无祥云缭绕，也无寥廓长天，压根就不像大天使结队迎接我的升天之路。那个具有万千气象的场景，曾经出现在虔敬的书籍中，抑或更清晰地呈现在提埃坡罗的壁画里，它到底到哪里去了呢？我周遭的布景，为什么如此具体，如此简陋？难道我还暂时在生死之间游弋不定？我猜想，此时此刻，我大概身在新耶路撒冷的某个候见厅。另外，我觉得画家都大错特错，他们的视野只契合他们那个时代。世界已然改变，正如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的期望。如今，天堂也许更像海报上的海滨胜地。在我看来，这假设让人大失所望，因为我不喜欢热带气候，也不喜欢摩登布景，这些用来享受日光浴的豪华度假设施，对我来说一文不值。在这片检疫区中，贴上这些海报，难道是为了装点墙壁，吸引粗俗的品味？从前承诺的天堂，可是名副其实的享乐之地，还有没有符合个人意愿的其他去处？接下来的几个时辰，是否会有人邀请我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套餐：杉树影中飞泻而下的溪流，



卵石密布的广袤沙滩，面朝波涛汹涌的大海？

现在，我坐在大厅里，旁边还有些其他人，这让人想起各大机构的接待中心：医院急诊室，铁路售票处，各种售后服务部，你得拿着号，耐心等待。我发现，自己手中确实捏着一张橙色的——与椅子的颜色一模一样——条形小票，上面的序列号是 25756223。我不知就里，于是伸长脖子，看有没有人可以打听。大厅底部，只见办事窗口一字儿排开，工作人员似乎正忙着接待来宾。窗口上方，电子叫号器正渐次显示号码，很快轮到我了，我决定等等看。生活中，我常常缺少耐心，也坏了不少事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尽头，所以不耐烦也就变得荒唐了。

周围有十来个人，稀稀拉拉地坐在座椅上，各自盯着手中的小票，满眼惶惑。后面两行的位置，坐着一名半裸的非洲女人，她身材瘦削，垂着两只乳房。左边是一名印度老者，穿着西服，系着领带，双膝上放着公文包，仿佛来参加商务会谈似的。他旁边有一名十多岁的中国男孩，衣服和头发都湿漉漉的，好像刚从水里出来的样子。我注意到，右边有一个五十来岁的欧洲人，正在不停地咳嗽，很可能是个烟鬼。他紧盯着提示牌，满眼绝望，最后的幻想也随之破灭。来到天堂之前，他是否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抽烟？至少在这个大厅里，事情显而易见：标识牌清清楚楚，香烟上面画着一道红线，旁边还配有文字：“No smoking<sup>①</sup>。”

一下子，这个细节让我从 post mortem<sup>②</sup> 麻痹状态中惊醒，因为

---

① 英文，禁止吸烟。

② 拉丁文，死后。

英文提示语与我想象的死后生活格格不入。突然回归现实，我发现海报上的广告词也是用英文写的：“Get your ticket for paradise. ①”在我们国家，大家已经习惯英文书写的提示语，刚才我不知不觉就做了翻译。事出蹊跷，随即滋生出很多新问题，我们究竟身在何处。

依我看，一踏入冥世，大概就能听懂所有方言，就像巴别塔之前的美好时光。在这个中转区域，难道情况特殊，工作人员不懂得因人而异？因此，非要用传遍五大洲的英语来书写提示语？但是，我倒觉得，对于中国四川人、刚果雨林中的俾格米人、西伯利亚的伐木工来说，“No smoking”有点侮辱的味道。从今以后，为了升入天堂，难道他们必须马马虎虎学几句英语，就算到了这里，还是得屈从于一统人间（人间一词让我倏尔想起，亲朋好友大概正忙前忙后，为我安排葬礼。但是，我对此几乎毫无兴致，我一心一意只关注墓外的事务）的主导力量。

有一点确定无疑：这些最初的观察，已然将我重置于人世生活的典型场景，旨在鼓动我去抵制那些我无力改变的事态，对那些只有我会在意的细节生闷气，反对那些在我眼里昭然若揭的丑闻……我几乎马上就得到确认，这时候，电子屏上显示了我的号，我毫不费力（对，力气这个概念已经彻底消失）地站起身来，朝 B 窗口走过去。我来到近前，对着防弹玻璃（在这个祥和的地方，为什么戒备这么森严？）坐下来。另一端，女职员——一位五官细腻的印度

---

① 英文，赢取天堂的门票。

支那少女——抬起头来，露出一丝笑容，仿佛是在欢迎我。我操着平素的语言，刚刚开口说了几个字，想感谢她的接待，她却满眼疑问地望着我，那样子就像在听天书。随后，好像为了印证我的担忧，她对着麦克风说：

“In English, please! ①”

我不想无谓地把事态复杂化，加上凑合着也能讲几句英语，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规则，当然也流露出几分惊讶的神色。为了证明自己在理，我指了指非洲女人和中国男孩，他们可能连一个英语单词也不会。这样说来，虽然进入了天堂，但依旧不方便，跟悲惨的人间生活并无两样。只听见麦克风里面传出几个怪腔怪调的单词，算是回答：

“这些问题，我可管不了。不过，您可以提出书面请求……”

毫无疑问，如果说永生这个概念多少有点意义，那无非就是模仿人间的生活，还有它的表格、程序，就算你有什么问题，也无人帮你解答。总之，与在行政机构里无能为力的感觉一模一样。因此，我只得不断告诫自己，现在还在审查阶段，最好还是照章办事。女职员拿起一张硬纸表格，放进窗口槽中，顺手推给我，让我填写。

填写的信息也是司空见惯，诸如在人间的身份、出生和死亡地点、职业活动、性取向等。背面的问题则更加严重——更加出乎意料，让人想起去美国时需要打钩的问卷：“您是否种族屠杀的帮

---

① 英文，请讲英语！

凶？”“您是否质疑气候变化的存在？”“您是否被指控性骚扰？”“您是否因为否定犹太人大屠杀而遭到审判？”“您是否因为恋童癖而被控诉？”

表格下方已经注明，“只要有一个肯定回答”，我就必须转向其他办事厅，后果将不堪设想……不幸中的万幸，这些犯罪内容与我毫不相干，我立马在表格下方签了字，女职员用带有金属质感的声音指示道：

“现在，请去二十一号门，去心理援助室。”

看到我一脸惊奇，年轻女子马上解释，一副保护我的口吻：

“别忘记啦，您刚刚去世。谁摊上都不容易！因此，请您去见见专家。”

这套重复的说辞，她似乎早已烂熟于心，根本不容你讨价还价。奔她指引的方向去之前，我大着胆子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：

“能告诉我一下吗，这是什么号码？”

我看了看小票，进一步明确：

“嗯……两千五百七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三。”

“您的门票号，”她回答道，“也就是说，今年以来，您是第两千五百万名逝者。就像身份证号是按出生顺序编排而成……嗯，这就是您的死亡编号！”

她略微有点尴尬，仿佛说错了话似的。她看了看电脑屏幕，忙不迭地补充说：

“我想说的是逝世。心理援助室会给您全部解释一遍！”

她又指了指方向，我谢过她。

二十一号门后面，房间是否更加温馨，是否贴满了让人舒坦、踏实的图片？我是否要进入精神分析师工作室，然后躺在沙发床上，开始探讨命运的本质问题？否。二十一号门后面，又是一间候见厅，跟之前的大厅一样死气沉沉。墙上照例贴着海滨度假城市的海报：五十层楼的酒店、面朝沙滩的小木屋、露天酒吧、水果吧，上面印着同样的文字：“Get your ticket for paradise。”

又看见这句话，我益加忧心忡忡。是否真的需要赢取门票才能超凡入圣？必须成功通过一系列考验吗？再一次，我的脑海中又回荡起《我们都会去天堂》的歌曲，我心想，我们这代人不会自欺欺人吧。随后，根据提示，我又拿了号。

等待也更加漫长，这次我差不多在橙色塑料椅上待了一个小时。在我周围，各种肤色，各种年龄，真是应有尽有，大家看起来都惶惶不安，不知道办完这些手续之后，目的地究竟在何处。操同样语言的人，开始拉起家常。飞短流长，只言片语，你来我往，大厅里也自然喧闹起来。最后，信号显示，要我去D窗口，里面是另外一位职员，韩国人面孔，还是机械地说套话：

“自我介绍一下：邱星，心理援助师。我可以回答您的任何问题，不管是关于生命的终结，还是死亡的焦虑、与亲人的别离……”

我应声回答：

“您客气了。但是，我不需要答案了，现在我已经懂得，人死之后，生活还要继续。”

邱星不慌不忙地说：

“至于永生嘛，回头我的同事会……”

他一本正经地补充道：

“等您最终被录取之后吧。因为，现在呢，我们还得谈谈您的去世。”

“我很肯定，我一点也没有兴趣。这已经够难受了。”

邱星提前想到了我的反应：

“这种否认现象非常普遍。您觉得事情已经了结，不能再夸大其词。但是，您曾经爱过的一切，都已然在您的身后，您再也见不到啦！”

这个傻瓜到底是在为我提供心理援助，还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？这话说得不合时宜，我正开始寻思的当儿，邱星满脸堆笑地朝我宣布，那样子宛如圣诞老人似的：

“但是，我还给您留着惊喜呢。几天之后，您可以见到爸爸妈妈。我甚至相信，今天他们就可以和您说上话呢……”

我满眼惊怯，一时定住，但心理援助师却热情不减：

“您可以回到最初的快乐，包扎好内心的伤口，全家团圆。”

“您没有更好的建议吗？”

这句言简意赅的评语，从我嘴里脱口而出。我愿意永生，但绝不想再回到从前的家庭，我年纪轻轻就做出选择，远离家庭。我既不想见“爸爸”，也不想见“妈妈”——按照他那种儿语的说法。我接受死亡，但希望做一名无牵无挂的死者！把这些告诉心理援助师，我做得有错吗？从这时开始，一切都乱了套。邱星又看了看电脑屏幕。他开始按部就班地走程序，点了好几次鼠标。他中断谈

话，也不加解释，然后建议我去十七号门，“完成”手续。

经历了前面的遭遇之后，我自然多了个心眼。我有备而来，推开十七号门，走进一间新的候见厅，这里与前两个大厅毫无二致。我轻车熟路地拿了号，等着人家叫我。我的号码显示在屏幕上，我走到办事窗口前。但是，我发现并没有防弹玻璃，坐在对面的男子也跟其他公务员截然不同。

他一脸茫然，跟之前那些皮笑肉不笑的人相比，反差十分明显。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死板，只会机械地打官腔。他穿着浅灰西服，敞着领口，打量着我，专注中多了几分人情味。而且，他说的也是我的语言，此前无处不在的英语被抛到一边。另外，他口齿非常清楚：

“自我介绍一下：德雷克·鲁宾斯坦，您的律师。我看了您的材料。说白了，您这事，我看胜算不大。”

现在，为什么需要律师？这人说我的材料干吗？答案应时而至，一副明摆着的语调：

“您想不到吧，这样才能进天堂！”

一下子，一切都能说通了。七十年代的歌手可能会不乐意，在任何宗教里，都不可能提前赢得救赎，且不说德雷克·鲁宾斯坦若有所思地给我描绘的特殊情形：

“这变得很困难了：天堂里已经人满为患。我倒不是马尔萨斯主义者，但我们的设施确实容不下那么多人。人口快速增长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！”

各种发现，纷纷扰扰。我忘记了自己的处境，天堂里的各种闹

心事，跟人世间不相上下，我突然想了解更多。我假装天真地惊呼：

“别告诉我说，要根据名额来确定入选人！”

“实际情况也差不多，先生。”

“功德？善行？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一套？”

“我们不是不知道。但也得考虑比例、名额、席位。因此，录取程序非常严苛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天堂？”

刚提出问题，我就想到了答案：尖刻的幻灭，乐观主义教育的崩塌，西方终极梦想的消亡。德雷克·鲁宾斯坦满眼阴郁地确认：

“我要提醒您，‘最后的审判’中有‘审判’一词，有人会上天堂，有人会下地狱。”

前景越来越明朗，我的身子直打哆嗦（这还是我的身子吗？），我支支吾吾道：

“这就是说……？”

那个致命的词难以说出口，但到底还是说了出来：

“您是说……真的有地狱？”

这一次，德雷克·鲁宾斯坦开始闪烁其词：

“程序才走到现在，我无可奉告。但事实就是如此，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天堂。”

一个新问题滑过我的心头：

“这么说来，那些理论上应该永生的人……却因为没有位置，进不了天堂，你们拿他们怎么办？”



“哦，他们得排队等候！”

在某个地方，这种假想似乎可以实现：

“您是说去炼狱？”

德雷克·鲁宾斯坦忍不住冷笑起来。

“您以为是玩电子游戏啊？我告诉您，炼狱可以说是个……民间概念，源自中世纪。在我们这里，事情要简单得多。排队等待的候选人会被安排到临时住宿空间。”

自从我家楼下存放垃圾桶的区域被改称清洁空间以后，对“空间”这个字眼，我学会了多加防备。自然而然，另一个词从我嘴里蹦了出来，我想起了帐篷和围墙铁丝，想起了堪忧的卫生状况和舒适程度：

“您是说难民营？”

律师并不想极力否认：

“是的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在人世间，因为战争或赤贫，那些对难民营习以为常的人，我们首先安置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也不会不适应。”

听到这番话，我倒松了一口气，真是卑鄙。确实，我觉得自己有欧洲人的身份，多少也算得上养尊处优，像我这样的候选人，应该优先被安排到最好的位置。当然，从《圣经》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离真福还差得很远：“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……”但是，同时，天堂的管理机构也讲究务实。它关心的是秩序和安全，不会猛然改变入选者的原有状况。鉴于这种情形，能被安排进海报上的海滨度假公寓，我也就知足了。于是，我又回到原